

# 國小校長與家長會互動之情緒距離探究

陳幸仁\* 胡協豐\*\*

## 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 Hargreaves 情緒地理的觀點，來探討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時，情緒影響所產生的親疏距離。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徑，深度訪談六位現職國小校長，瞭解雙方互動所形成情緒距離的親疏與校長因應的策略。研究發現：（1）若有良好的互動，社會文化的差異並不影響雙方的社會文化距離。（2）兩者的教育理念、價值信念若有衝突，易造成彼此道德距離的疏離。（3）對於校長專業能力的認同，會因城鄉而有所差異。（4）若透過民意代表的施壓，會擴大與校長之間的政治距離。（5）互動頻率的高低，會影響雙方良好關係的建立。最後，文末提出建議，以做為雙方互動溝通之參考。

**關鍵字：**情緒地理、情緒距離、家長會

\* 第一作者：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Email：hjchen@ccu.edu.tw

\*\* 第二作者：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Email：sfread102@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年12月8日；修改日期：2022年1月16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5月16日

## 壹、緒論

學校是一個充滿人際關係網絡的地方，其關係的品質影響師生的學習與感受（林明地，2006）。學校教育成功與否不是呼喊口號即可，必須要能夠獲得社區民眾，尤其是學生家長的支持，才是成功的要素。許多的研究結果指出，家長愈是多參與學校教育活動，子女的學習成就愈高。換言之，家長若能夠持續性的支持並參與學校的各項教育活動，不僅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家長及學校也都能因此而獲益（林明地，1996）。學校與家長雖然都能夠體認到彼此之間的關係，對其子女教育的成功與否，是具關鍵性的影響，但是要如何發展以達到聚焦此一目的，兩者卻始終是存在著落差與不協調。

過去以來家長會委員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經費贊助者」，而對於學校校務運作提供的是關心與支持而非參與，然而隨著時代社會潮流的變遷，少子化現象與家長權力意識的抬頭，家長的角色逐漸轉變為「校務參與者」（陳啟榮，2005）。依1999年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8條中明訂賦予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2016年修訂的《國民教育法》更讓家長擁有參與校務決策的法源依據，因此，家長參與學校校務運作與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的互動遂成為教育所關注的議題。

由上述可知，「家長會」已是學生家長共同參與校務運作與決策的一個代表性組織，其目的是藉由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參與，使的學校校務推動能更加順暢，更期望能使學生的學習獲得最大的效果。家長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透過家長會與學校更密切的聯繫，能發揮監督的功能讓學校的教育正常化。家長會是否能達成上述目的，關鍵在於家長會與學校行政之間的互動，尤其是與校長之間的關係，所以校長與家長會委員雙方在互動中如何去理解和回應彼此的情緒，兩者所呈現正、負面情緒的經驗，深深地影響校務行政的運作和成效，亦攸關學校教育目的之達成與否，誠為當代教育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之一。

校長是學校主要的領導人，一個有效能的領導者，要有教育的專業素養，能提供優質的教育環境，確保學校教育品質，提升學校教育效能。但面對學校教育工作任務的挑戰，往往會產生各種的情緒，身為校長除肩負行政、教學領導之責任外，也需處理上級教育主管機關所交付推動的教育任務，面對教師與家長的各種情緒問題，甚至承受上級機關官僚的作為，有著不同的情緒經驗和感受，校長的工作涉及大量情緒勞

務（Hargreaves,1998、Winograd,2003）。在此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日增之際，要提升辦學績效，無可避免的必須經常地與家長面對面的接觸互動，使得校長與家長之間互動變得更為頻繁，其工作更具有高度情緒勞務的特質（Hochschild,1983），當面對不同的家長，校長的情緒也會隨著彼此之間互動的關係而變化。換言之，校長是一種高度情緒勞務的工作，尤其是面對校務推展的重要夥伴，其深層的情緒感受是值得深入探究與關切的。校長與家長會委員頻繁的互動，所呈現不同經驗與情緒上的感受，確實是關乎校務推展的順遂與學校教育目的實現與否的關鍵，也是校長校務領導領域重要的議題。

情緒它是一種個人內在感受的反應，更是一種經由社會互動後的產物（Oatley,1993）。可藉由雙方實際互動的過程中去進行理解與分析（Wood & Smith, 2004），進而了解雙方的互動關係。Hargreaves（2001）從情緒社會學與組織心理學的觀點，採用情緒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的概念，來透視教師的情緒脈絡，並用以了解情緒理解和誤解之所以產生的原因。Hargreaves（2001）進一步指出有五種情緒親疏的形式，有社會文化距離、道德距離、專業距離、政治距離、物理距離等面向。換言之，從情緒地理的觀點，透過校長與家長會委員的互動過程，可以了解他們之間呈現哪些情緒距離形式與關係，以及雙方的認知與實踐情況，則有助於協助校長順利的推動校務工作。

回顧近年國內關於教育人員情緒地理之研究並不多，經由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詢，目前計有約 5 篇學位論文；至於期刊論文方面，約有 14 篇，如：江文慈（2004）、林慧蓉（2012）的研究以教師作為焦點；陳玉玫（2010）、廖珍（2012）、林奕成（2012）、張秀蘭（2012）、陳幸仁（2012）、蔡美芳（2016）等則以親師互動作為焦點之情緒議題；蘇文雄（2016）則探討師生互動關係中的教師情緒。莊文照（2015）則對於行政人員與教師互動的情緒地理進行研究。梁金都（2009）以五位不同背景之校長為參與研究者，藉以描繪出校長和主任互動的情緒地圖；翁芳怡（2019）則探究國中女主任與女校長互動之情緒地理；陳幸仁（2018）則是以情緒距離的觀點探討國小校長營造社區關係；另外林明地、梁金都（2014）則以校長為焦點，探討國小人員的情緒地圖，研究發現校長與行政人員、教師因互動與接觸時間等因素，會在專業、道德與政治上產生不同的情緒距離，而較少出現社會文化和物理形式的情緒距離，該文雖以校長為焦點但未觸及與家長的情緒關係。

值得探究的是，過去研究情緒距離之期刊論文雖不在少數，但多數以教師為焦點，多為探討親師互動。以校長為焦點則為探討行政人員與校長之間的互動，但以家長與校長的互動作為焦點的研究卻付之闕如，以家長參與校務活動的積極性及深入校務決策的影響，家長會與校長的情緒距離的探討更顯其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 Hargreaves 的情緒地理觀點，透過探討以下五個問題，以校長的觀點來探討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下有關情緒影響所產生的親疏距離：

- 一、家長會委員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影響與校長互動的距離感為何？
- 二、家長會委員對校長專業的感受的距離感為何？
- 三、家長會委員與校長教育理念是否一致及其影響與校長的距離感為何？
- 四、家長委員的參與權對於影響與校長的距離感為何？
- 五、家長會委員與校長互動的介面對於影響雙方互動品質為何？（互動的介面是指雙方透過面對面的溝通互動、電話（手機）、e-mail、Line…等）

## 貳、文獻探討

### 一、家長會的組織與運作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除基於親權的行使，更重要的是法令賦予了家長參與校務決策的權力，不過多數家長認為將孩子們送進來以後，便完成了他們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並沒有多餘的心力去仔細觀察或參與學校的種種事務包括行政和教學（張明侃，1998）。

學校教育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更加的積極且主動，家長已不再是默默無聲奉獻的經費捐贈者，已經逐漸成為學校教育中重要意見的來源。而許多研究文獻顯示，若學校與家長雙方密切合作，則能夠協助學生在學習中健全的發展（任秀媚，1985；歐陽閻，1989）。因此，如何與家長會委員互動溝通，達成學校教育理念的共識，且有效引導家長會健全組織的運作，運用家長會資源與優勢，發揮積極正向的功能，以協助教師提升教學的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是校長在校務經營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 （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法源

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法源依據包括憲法、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等諸多法令都有概括性的規範。1999年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8條中明訂：「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2016年修訂的《國民教育法》第10條亦規定：「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之」。由上述法案中已明確賦予了家長參與校務決策的權力。

## （二）家長會與學校行政之互動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其角色之界定，特別是在學校行政與教師組織之間，簡加妮（2001）提醒家長應建立正確參與心態，充分了解並掌握應扮演的角色，才能使家長的參與學校校務發揮應有的功能，協助學校教育事務工作的推展。家長會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組織單位之一，家長會的運作與功能發揮，對於學校教育目標之實現與效能之提昇具有重要的影響（林水木，2003）。

家長會引進更多資源同時也事事留心學校的運作，但部分委員常常在「關心」與「介入」之間混淆不清，陳啟榮（2005）的研究指出，家長會的運作與功能發揮能夠協助學校提升效能，反之運作不當過度介入校務，過度干預學校行政事務、不當侵犯教師教學專業，導致校長與家長會委員雙方的誤解，與校長的互動將會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引發校長負面的情緒經驗，且雙方經常「負面的互動」也會與校長因情緒誤解而導致疏遠的關係（林明地、梁金都，2014）。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健全家長會內部組織，建立與家長會良性的互動關係，在平時提供人力與財力的資源，協助學校活動的推展與教學環境、設備的汰舊換新，豐富教師的教學資源。必要時也提供學校發展應興應革之建議，結合學校行政的力量，雙方密切合作且相得益彰，達到雙贏結果。（吳清山，1996；林水木，2003；陳啟榮，2005）。

## 二、情緒地理的觀點

Hargreaves（2001）以情緒距離為主，提出了社會文化、道德、專業、政治和物理等面向，若以校長為核心，每一位家長會委員與校長的互動都會影響著彼此的情緒，其互動的頻率或親密與否都會影響其後續的交流與溝通，若是負面的情緒則易造成日後雙方溝通的局限與誤解；若是正面的情緒則將來的互動溝通將會更為融洽、和諧。

因此久而久之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之間的互動，便會產生個別不同的情緒距離。本研究亦以此做為探究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之情緒地理的架構。依據 Hargreaves (2001) 的觀點，分述如下：

### (一) 社會文化距離(sociocultural distance)

社會文化的距離乃指不同種族和文化、性別與不同的家庭社經背景等的情緒經驗和表達 (Hargreaves,2001)。梁金都 (2009) 研究指出社會文化之異同所產生的情緒親疏形式，不同種族、文化、階級、性別等的社會背景、生活經驗和情緒表達，會決定情緒感受，因而創造人與人之間的情緒距離。林奕成 (2012) 其研究也發現不同階級或家庭型態的差異，會導致教師與家長間互動情緒的表達產生了差距。許多家長會委員不一定皆是本地世居的居民，而是因為工作關係而遷移，來自不同地域、不同的職業與文化的家長，而校長在接觸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出身的家長會委員，可能會因其所抱持的態度而引發的情緒反應，會造成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之間互動時因情緒產生親近和疏離的距離。

過去家長會委員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經費的贊助者，何瑞珠 (1998/1999) 研究發現社經地位越高的家長，較多與學校溝通，參與學校日常活動，也較積極向學校捐贈。所以長久以來在國小的家長會的選舉過程中，能當選的家長會委員多數都是社經地位較高，或是經濟狀況較為富裕者。而少數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在與校長互動過程時，並不會只甘於默默的支持或協助學校，更多時候他們會依據其利益、立場或價值觀等來向學校提出建言，甚至運用各種權力策略以影響學校事務與決策 (林彥志，2011)。

國內學者研究也發現家長對於學校所辦理的活動或會議，表示出重視並且能夠積極參與，即表示對學校的正向認同與支持，能夠強化雙方認同感與信任感，則有助於拉近雙方社會文化距離 (陳世育，2014、林奕成，2012，陳玉玫，2010)。隨著時代社會的潮流與家長權力意識的抬頭，家長會委員在參與校務與校長的互動上更為頻繁且深入，而其與校長之間的情緒距離將會影響校務的推動。

### (二) 道德距離 (moral distance)

道德距離乃是人與人之間因目的或價值信念一致與否，造成彼此接近或疏遠的關係 (Hargreaves,2001)。學校教育目的或校長教育理念往往具有道德價值在內，不同的教育目的或教育理念，便可能存在著不同道德觀、價值觀 (陳幸仁，2008)。所以

家長在與校長的教育理念或辦學目標上，因追求或防衛自己的目的，會發展出接近或疏遠等不同的道德距離（梁金都，2009）。

梁金都（2009）研究發現若彼此的道德有差距，即無法建構出親近關係，雙方感受不愉快的互動經驗，此時負面情緒可能會產生。黃雯玲（1994）研究亦指出家長與校長的辦學目標是一致的，所以校長與家長會的角色應是相輔相成且能相互協調。在學校實際現場中，家長會委員是否認同校長所抱持的教育理念與教育目標，若家長會委員認同校長並支持校長，則校長便會在情緒上感到愉快；反之，若是校長的理念與目標無法獲得家長會委員的認同與支持，其容易產生負面的情緒，而彼此之間便會逐漸疏離而產生距離感。

在以升學為主要目的的教育環境中，多數家長會委員仍希望在學校課程規劃應以升學為目標，校長應讓教師教學過程中強化學生的學習，讓孩子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而部分家長則強調以人本為主的學習活動規劃，希望以學生為中心的快樂學習。校長在上述兩類型的家長會委員之間，如何能更貼近家長會委員的情緒，獲得家長正向鼓勵與支持以及對學校的認同，拉近彼此的情緒距離，而得到正向的情緒（林奕成，2012）。此時校長可能需要以和緩的態度與專業的形象來向家長說明自身的辦學理念，如此或可解決彼此間於辦學理念上的分歧（林彥志，2011）。

### （三）專業距離（professional distance）

專業距離是指校長專業素養及專業自主，受到尊重所產生的情緒親近或疏離的形式。校長的學校願景的形塑、校務發展規劃與行政、課程教學的領導應是一種專業，校長應不斷持續透過各種研習與工作坊的學習，來提升領導的專業素養，帶領教師落實課程與教學及學校願景的實踐。

陳幸仁（2008）指出學校一方面希冀藉由家長參與學校決策，以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與支持，然而卻也擔心家長過度涉入校務而失去其專業自主權。如今社會型態丕變家長意識高漲，「尊師重道」已不再是普世的價值觀，翁芳怡（2019）研究亦發現人際中的讚美與認可是有價值的，也是正面情緒的重要來源。侯世昌（2007）研究亦指出家長若感受到被尊重、信任則雙方關係在廣度與深度（持續度），就會顯著提升。學校及家長關係原本是唇齒相依，必須彼此信任才能共同成長（葉宗文，2004）。當校長專業受到肯定時則會與對方的互動產生親密感，換言之，校長在規劃與制定的政策時，其專業素養或政策獲得家長會委員認同與信任時，則衍生正面的情緒與親近的

關係；當自己的專業受到質疑或家長會干預學校政策時，若還抱著古典主義專業心態，則雙方無法達到更好的情緒同理，有礙彼此的良性互動（陳幸仁，2018），校長則會產生負面情緒與疏離的關係。

然而家長會的委員對於校長的專業素養水平，通常是持肯定的看法，而對於校務發展的規劃也很少會質疑，但校長除了付出更多的時間與他們在情感的交流外，更要在校務活動、教師課程教學的規劃上，關注更多學生的學習，展現出校長本身的專業性，才能夠獲得家長會委員真正的肯定與認同。另對於家長會委員的意見與建議給予尊重，

#### （四）政治距離（political distance）

政治距離是指人們擁有權力或無權所產生的情緒親近或疏離的形（莊文照，2015）。Hargreaves（2001）認為情緒並非僅僅是一種個人內部運作，它通常與人的握有權力與否緊緊相關。當個人的權力增加或地位提升時會感覺有安全感，並帶來快樂和滿足的情緒；而權力減少或失去地位時，則會產生焦慮和沮喪的情緒（Kemper,1993）。

近年來家長參與學校教育頗受到外界的重視，《教育基本法》與《國民教育法》的公布實施，重塑了校園權力關係，使得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有了法源依據。梁金都（2009）的研究發現在學校中成員的政治距離，主要受制於權力與地位的不對等，並衍生正負面的情緒經驗，以及呈現接近或疏遠的關係。校長在面對家長會的權力和地位控制或是過度的干預校務時，經常會感到生氣、沮喪、屈從和焦慮等負面情緒，造成與家長會之間彼此疏遠的關係；若是雙方以平等及相互合作的態度，校長則會產生正面的情緒，與家長會發展接近的關係。

家長加入家長會參與校務的運作，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協助學校共同幫助孩子的學習，家長應與校長以平等的地位進行討論與合作，以避免如 Blase 和 Anderson(1995)所言在權力的互動下，因過度的監控而產生負面的情緒。因此，陳幸仁（2018）研究指出當委員不滿學校措施而投訴於媒體或民意代表，或是運用其本身權力或社區仕紳、民意代表所掌握的政治資源，主導學校活動規劃的內容與人事上的安排，過度干預學校校務規劃時，則可能擴大和校長的情緒距離。

校長在規劃校務活動需仰賴家長會委員的支持，又如何避免家長會委員過度的干預而使得校長的專業地位受到挑戰？由此可知校長與家長會委員的互動是充滿情緒政治的，校長應正確善用政治的角力，讓校長與家長會委員在情緒距離更為親近。



### (五) 物理距離 (physical distance)

在時間和空間的物理距離下，人們可能因長期密切或只是短期偶然的互動，發展出接近或疏遠的關係 (Hargreaves, 2001)。梁金都 (2009) 研究指出物理距離主要考量在時間和空間裡，成員之間是否經常地面對面互動或偶然地間接的接觸，以發展出接近或疏遠等不同的關係。一般來說非面對面的溝通通常較容易於造成誤解，缺乏直接的互動，在時空不同物理條件下，也無法確切掌握對方的表達意涵，也會產生不同的情緒理解 (陳玉玫, 2010、莊文照, 2015)。在學校的運作中，陳世育 (2014) 也指出要維繫學校與家長會良善關係，校長要能善用正式與非正式溝通，了解委員們對學校發展的看法。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之間保持密切和頻繁的互動，經常聯繫或面對面溝通，比較容易發展情緒理解和彼此親近的關係。反之，校長與家長會委員若少有面對面互動的時間和機會，則較易導致情緒疏遠的關係。

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形式，以物理的方式最為明顯，包括以通訊器材軟體 (電話、手機、e-mail、Line...等) 或是面對面的口語溝通。如上述校長與家長會委員在時間、空間、次數頻率等不同物理的條件下，雙方互動會產生的情緒上親近或疏遠形式，亦即情緒關係的建立需要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之間保持一定程度的頻率與密切的接觸，若偶然性、間斷性互動，會影響校長與家長會之間的接觸，進而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與建立。換言之，物理距離主要考量在時間和空間裡，兩者之間是否經常地面對面互動或偶然地間接的接觸，以發展出接近或疏遠等不同的關係。

校長與家長會委員在情感上的互動，尤其是剛加入家長會的委員們，並非一開始就能展現彼此熱絡的交情，兩者之間的互動與溝通要由疏離變親近，必須透過更多的物理條件來建立起社會的聯繫。運用更多互動的模式在時間、空間與頻率上密切持續的互動，強化彼此情感的交流。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途徑，以深度訪談方式做為蒐集資料之方法，以校長為核心，了解校長和家長會互動的情形，分析其呈現哪些情緒距離的形式。訪談題目欲了解校長是否知覺委員社會文化背景，家長會委員與校長間的教育理念是否趨於一致，互動

頻率次數與滿意度為何，及其他因素是否會影響彼此之間互動的品質，來探究校長與家長會互動的經驗及感受。

## 一、選取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於了解國小校長與家長會互動過程中，根據 Hargreaves 提出的情緒地理觀點之五個層面-社會文化距離、道德距離、專業距離、政治距離、物理距離。針對六位研究參與者做深入的訪談分析，由於學校規模大小與學校所在區域亦會影響校長與家長會互動的關係，所以訪談六位校長分別服務大型（25 班以上）、中型（12-24 班）、小型（6-12 班）以及位於縣內不同地形環境區域（山區、屯區-平原區、海區），兼顧三種不同規模類型與地形環境區域之學校，為了解校長與家長會互動是否會受到工作經驗的影響，因此邀請擔任校長年資三位在十年以下而三位校長則為十年以上。參與研究的校長基本資料如下：

表 1

參與研究六位研究參與校長的基本資料

參與研究者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	擔任校長年資	學校規模
A 校長	男	53s	碩士	19 年	25 班（屯區）
B 校長	女	53s	碩士	14 年	12 班（山區）
C 校長	男	48s	碩士	5 年	6 班（海區）
D 校長	男	48s	碩士	2 年	6 班（海區）
E 校長	女	51s	碩士	15 年	12 班（山區）
F 校長	女	51s	碩士	8 年	6 班（屯區）

## 二、訪談

本研究主要以半結構訪談，做為蒐集資料的方法。訪談題目欲了解從校長本身的知覺中，探究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經驗及其對互動的感受，分析其呈現哪些情緒距離的形式。有六位校長同意接受訪談，每位校長皆接受兩次訪談，第一次約 1.5 小時，第二次補充第一次較疏漏的面向，約半 30 分至 1 小時左右。訪談大綱如列如下：

### (一) 社會文化距離

- (1) 您覺得學校的家長會委員的社經文化背景如何？對您與家長會委員之間互動有何影響？
- (2) 您與家長會委員的互動過程中，是否察覺不同的社經文化背景的委員與您互動會有些差異？

### (二) 道德距離

- (3) 您與家長會委員的互動過程中，是否察覺與您的教育理念是否一致？舉例。
- (4) 教育改革強調家長對教育的參與權，您是否察覺家長會委員參與校務會影響您辦學的方向跟理念嗎？舉例。

### (三) 專業距離

- (5) 您察覺家長會委員是否尊重校長辦學的專業能力嗎？
- (6) 您是否察覺家長會委員經常會認同您辦學的政策與規劃嗎？舉例。

### (四) 政治距離

- (7) 您是否察覺家長會委員會經常干預學校的事務？舉例。
- (8) 您有遇過家長會委員向媒體或教育處投訴的事件嗎？

### (五) 物理距離

- (9) 您通常會運用哪些方式或管道與家長會委員互動溝通？

## 三、資料分析

訪談的資料將錄音資料及訪談問之筆記資料內容轉譯成逐字稿之後，依據訪談大綱將資料內容進行編碼，以利分析。在訪談編碼方面，如（訪 A 校長 1090601），則表示 109 年 6 月 1 日 A 校長之訪談內容。並將資料加以概念化，將反覆閱讀所獲得之理解，呼應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擷取訪談文句中的概念，歸納出不同類別，並將不同的類別對應到相關的議題中。此外，針對研究對象的回答，儘可能依照研究者的意思予以有效的解讀分析，避免產生錯誤的詮釋。

## 四、研究信實度

研究方法所獲得的資料，除透過不同的受訪者 A 校長、B 校長、C 校長、D 校長、E 校長、F 校長六位研究受訪者的訪談，涵蓋了大、中、小三種規模類型與環境區域不同之學校，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多樣化。在做完逐字稿後，會讓研究參與者過目，以增加資料的可信度，將研究者主觀性降到最低。

##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對於研究倫理的考量，因研究內容涉及研究者參與者隱私，受訪者採取以化名的方式處理，以保護研究參與者的身份，因此在研究正式進行之前，誠實告知研究目的、內容與進行方式，避免因真名與實際資料的曝光而造成困擾。並且基於研究隱私與保密原則，由研究者親自撰打逐字稿，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逐字稿與研究發現謄寫完成後，供研究參與者檢閱有無扭曲其意，以減少研究者的主觀詮釋。

## 六、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以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過程中，從校長的經驗來分析其知覺所接觸的家長會委員之社會文化背景、家長會委員與校長之間教育理念的異同、家長會委員參與校務的目的性、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模式及互動的頻率，來做為探究的目的，其他的面向則不在此次研究當中。此外，由於訪談的時間和次數不多，也可能造成資料有所偏失或不全。

#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 一、社會文化距離

因不同文化、階級或經濟背景的差異，對學生的學習會有不同的觀點，若與校長相近則會產生親近的情緒距離，反之校長則會產生疏離感。另研究發現與家長會委員互動氣氛良好則會拉近彼此間的社會文化距離。

- (一) 校長知覺到與家長會委員文化背景相近或雙方有較密切良好的互動，皆能夠拉近彼此的社會文化距離。

林奕成(2012)研究發現相近的文化背景的教師與家長，的確可以建立正向的情緒關係，某些家長會委員與校長皆服務於公教體系，因背景相似會有比較良好的互動

關係，自然在校長的情緒上就會有親近的感覺。不論男、女委員或不同族群，若與校長之間有較多時間且良好的互動，在情緒上也會有親近的感覺。

擔任公務人員或是教職的家長會委員，就比較關注學生的學習，常會希望老師多關注孩子的學習狀況，這些委員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校長比較相近，所以在互動上也較為和諧、理性。(訪 B 校長 1090616)

副會長是女性、印尼籍，開家印尼商店在時間上較具彈性，常參與學校的活動，也常跟會長與幾位委員(通常是跟校長比較熟的)到學校坐坐，喝茶、聊聊學校事務，因為常常互動就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就會有比較親近的感覺。(訪 A 校長 1090624)

E 校長也提出與女性家長會委員互動的經驗：

爸爸長期在大陸工作，這學年被選為常委，所以媽媽代表參與家長會的活動，媽媽都比較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但因常參與學校事務與活動，所以常與老師、校長有較多的互動，也比較了解學校的情形，也常給予學校正向的回饋與支援，與校長互動關係，自然就會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E 校長 1090624)

Hargreaves (2001) 指出相近的文化背景的教師與家長，的確可以建立正向的情緒關係；而兩者迥異的文化背景，確會讓雙方感到陌生，彼此格格不入，甚至形成刻板印象。由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校長對於文化背景相似的委員，因其有相同的特質，同質性較高、語言相近容易溝通，會產生較佳的互動模式。另與互動較為密切頻繁的委員，因藉由面對面溝通、網路資訊來拉近彼此的情感距離，可減少彼此情緒之疏離 (林奕成，2012)。

(二) 校長知覺到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家長委員，關注孩子學習有不同的觀點，會影響著校長與家長會委員的親近或情緒的疏離。

在過去的觀念，進入家長會就是要出錢的，而學生的學習就是學校的事。隨著社會潮流的變遷，家長權力意識的抬頭，近年來家長會委員也積極地參與學校事務，他們來自於各種不同的行業，對孩子教育的觀點也不盡相同，關注點不同也就會產生理念上的差異，進而會影響彼此互動的情緒。但因為校長在情緒容易產生偽裝，所以並不會顯現出疏離的情感。

從事殯葬業的常委屬於衝動型的，並不太關注孩子的學習狀況，只有遇到孩子管教的問題才會直接用電話來反映，此時便會先讓其情緒緩和，並直接說明將如何處理，並請級任老師給予協助，雖感到對老師有點「雞蛋裡挑骨頭」，有點討厭卻也無奈，但是在語氣上還是很客氣允諾會協助處理。(訪 E 校長 1090618)

每個家長都是我們的委員，有些曾出外回鄉的年輕家長，對於孩子的學習就會提出較多的想法，如英語教學來說這些委員就會注意並要求學校關注老師教的發音方法與正確性。(訪 D 校長 1090619)

上述結果顯示，校長在面對家長會委員時，會因為委員們文化背景不同在學生學習的觀點產生歧見，而衍生出疏離的情緒距離，但校長在態度上因情緒偽裝而感覺不出其差異性。因委員所經歷不同的社會文化，在參與學校事務的目的會有所差異，在都會區工作後回鄉定居的委員，比較在意老師的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績，校長對於不甚合理的建議，在心裡雖然有情緒上的反應，但還是表現客氣的態度，以求事情能圓滿解決。

陳玉玫（2010）的研究亦指出在親師的互動中，當教師得到家長的感謝、欣賞、同意和支持時，其經驗到正面的情緒。換言之，與家長委員的互動無法讓校長感受到支持、欣賞，雙方則會產生疏離的社會文化距離。

## 二、道德距離

校長察覺與家長會委員的教育理念、目的或價值信念一致，容易接近彼此的道德距離。多數家長會委員除了關注於學生的學業成就外，也支持學校規劃些走出課本，

走進社區體驗生活的活動。但有些家長委員加入家長會，則是希望能為自己孩子尋求學校的名師，與校長的教育價值理念便會產生衝突，造成學校級任安排的困擾。

教務處都會規劃各年級「社區踏查」戶外教學活動，也都會有幾位委員會陪著孩子走完全程，會長說：「社區踏查的課程，可以讓學生從課本中的學習走到生活中，很有意義」。這活動得到家長會的支持與協助，這種被認同的感覺，讓我覺得課程的安排很有意義，也很感謝老師。(訪 A 校長 1090613)

學校規劃許多動態社團，學生喜歡參與社團活動，家長也認同與支持，也很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有位副會長的女兒今年未能入選鼓隊而傷心難過，副會長也鼓勵孩子選擇其他社團，再加油努力。有位棒球隊員的阿公告訴學生：「校長說：「你這次比賽表現不好喔，練球要認真，下次要表現得比這次更好。」」用此來激勵孩子能更加努力。(訪 E 校長 1090624)

林奕成(2012)研究發現親師互動時，若得到家長的認同、感謝、支持和與欣賞時，會產生積極且正面的情緒。在影響校長與委員互動的品質上，家長委員與校長若是能有一致的教育理念，則在學生的學習上能相互協調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黃雯玲，1994；謝文豪，2000；林彥志，2011)。如 B 校長所提到，委員能夠認同學校對級任老師的安排，與級任老師能有密切且良善的溝通，則雙方容易拉近彼此的道德距離。

有位常委到校來談到孩子升上五年級時希望由某位老師教，經過說明學校編班有一定的程序，且絕對是依照老師的專長與人格特質來安排老師任課的年級，但仍然無法取得常委的理解，雖感到無奈，但還是得陪著笑臉耐心的與委員溝通並給予承諾，降低雙方的歧見。(訪 B 校長 1090616)

如果家長委員能理解，照顧與教育孩子是親師共同目的與職責，則彼此能拉近距離，反之若因教育理念出入，則容易發生親師之間的衝突(謝文豪，2000；陳幸仁，2008；梁金都，2009)。換言之，校長與家長委員互動時，能察覺到與家長會委員教育理念、目的或價值信念一致時，容易接近彼此的道德距離。校長用心投入學校教育

的規劃，也能獲得家長委員的支持，而拉近彼此的距離，反之雙方就會形成疏離的情緒距離，對孩子的教育成效也會事倍功半。

### 三、專業距離

一般而言校長在家長的心目中，校務發展規劃與行政、課程教學的領導都有其專業與權威的地位。但因區域的不同，家長會委員對於校長的專業能力會因城鄉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校長因此會產生不同的專業距離。

(一) 處於偏鄉的學校校長知覺到與家長會的互動中，多數家長會委員對於校長的專業素養是給予尊重與支持的。

偏鄉的家長委員在互動上感覺比較樸實，對學校的師長也比較信任，學校推動閱讀教學以品德教育為核心，每年都採購不少品德為主的繪本書籍，每年的成果展以書籍內容為藍本的戲劇表演、小小說書人等都獲的家長的肯定，有些委員甚至自掏腰包提供獎品給學生鼓勵。有位委員說當初入學時就是因為學校的閱讀與品德教育做的非常落實才把孩子轉到這邊來，受到家長的認同的感覺非常棒。(訪 C 校長 1090624)

我本身也擔任縣輔導團的副召集人，時常會協助教育處辦理教師相關的專業課程研習，學校的教師也擔任研習活動的工作人員，所以能夠常常接觸一些新的課程資訊，我也常鼓勵老師們在學校嘗試不錯的教學模式，也獲得委員們的肯定。(訪 F 校長 1090624)

上述 C 校處於比較偏鄉的學校，家長以務農居多，個性較為純樸，擔任家長會委員純粹只希望能夠協助學校校務的推展，學校規劃各項活動，只要校長能適時溝通說明，委員們也都會欣然地配合學校。而 F 校長則在專業的課程規劃上獲得家長委員的認同與肯定。當自己的專業獲得他人認同時，則易衍生正面的情緒與接近的關係 (Hargreaves,2001)。而葉宗文 (2004) 研究也指出，家長經由參與子女學校相關之教育事務，將清楚明白子女的學習歷程，會讓家長對於學校建立信任感。此時校長與家長委員的互動就會產生親近的專業距離。



(二) 處於接近都會區學校的家長會委員，因家長本身了解社會脈動與趨勢，所以會提出更多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而讓校長感覺到其專業能力被質疑。

我剛來這學校的第一年，有位常委質疑代表學校出外參賽的社團發展，都偏向於藝文類的活動，建議學校能夠多開設些體育類與科技類的社團。到了下學期又跑來說：「等了一學期，學校都沒有動靜」，認為校長的行政規劃能力不足。經過說明學校的師資與設備的困境，依然無法獲得委員的認同，讓我感覺在專業的領導能力受到質疑，覺得很沮喪。(訪 A 校長 1090613)

在訪談中校長感覺其在行政的規劃上受到委員的質疑，說明學校的困境又無法獲得委員的認同，感受其在專業能力沒有受到肯定。在相關文獻中也指出，在學校中當教師的專門技術、教學知識等專業能力，受到他人質疑時，可能會產生負面情緒和疏遠的關係(Hargreaves,2001；陳幸仁，2008；翁芳怡，2019)。當校長的專業受到家長會委員的質疑，雙方自然會產生疏離的情緒距離。

#### 四、政治距離

學校是權力競逐的場域，常會呈現政治距離的拉距。家長加入家長會若是有其目的性，想藉由學校資源增加其政治籌碼，或是想增加其在學校內的特權，將會與校長造成非常疏遠的政治距離。

(一) 委員因為其個人的利益關係，欲將學校的資源當作私人公共關係的籌碼，透過民意代表的施壓，會拉大與校長間的政治距離。

去年底對面商家欲在學校大門口辦理其父親之告別式，透過家長會會長、地方代表希望學校能同意，但這與傳統風俗禁忌有很大的衝突，雖經說明卻不被理解、認同，後續仍透過鄉長對學校施壓，我依然理性的說明也堅持不能外借，我也找了與他熟識的地方民意代表、里長透過風俗民情的角度來勸解，雖然沒有鬧到媒體版面，卻讓我感到厭煩也很無奈。(訪 B 校長 1090616)

學校場地並不常借給社區辦理活動，有位委員要在晚上借用學校的中庭

辦理社區土風舞教學活動，卻被總務主任拒絕（因無先例且想要無償借用），該委員未找我溝通，而直接找民意代表抱怨學校不願意配合社區活動，甚至請教育處長官也來電關心希望給予協助，這種作法雖令人討厭但仍需耐心與該委員溝通協調，最後以志工團名義借用並要求其在學校的活動中贊助演出。（訪 F 校長 1090624）

情緒和權力相關，是一個充滿政治性的議題。若採用命令、指揮的方式，會讓人產生負面的情緒（Blasé & Anderson,1995），而梁金都（2009）的研究也指出家長加入學校家長會的權力舞台，用以進行權力對話而享有特權。陳幸仁（2018）研究亦發現校長經常擔任家長與學校衝突的協調者，家長委員向媒體、民意代表投訴亦引起校長的反感。由此可知，家長委員此舉會造成拉大校長之間的情緒距離。

（二）部分家長加入家長會並非只是為了學校發展而已，其實更多的需求即是為了自己的孩子教育，藉此尋求孩子在學校學習歷程的特權。

有位委員曾為了編班透過各種管道，希望能讓某位老師擔任他小孩班的導師，對於學校的編班確實造成困擾。對於家長參與家長會只是利用擔任委員身分來增加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能有編班上的特權與教師教學上更多的關注，令人感到生氣、沮喪。（訪 A 校長 1090613）

在面對的權力和地位控制，或是過度的檢查和監控時，經常會經驗到生氣、沮喪、屈從和焦慮等負面情緒，造成彼此疏遠的關係（Blase & Anderson,1995；Kemper, 1993）。換言之，校長若受制於權力與地位的不對等，會衍生負面的情緒經驗，以及呈現疏遠的關係。

以現況而論，校長辦學無法跳脫地方政治的干預，地方民意代表常以其政治地位與權力，使得學校不得不賣其面子。校長面對委員的權力運作時，校長總是弱勢的一方，很多事情都是經由長官的告之，容易造成負面的情緒壓力。少數委員除了向教育處投訴外，也常訴諸於民意代表、媒體給予學校壓力，並沒有給學校更多說明的機會，校長如何堅持做對的事情，其實是考驗校長的智慧與應變能力。校長在面對家長會委員的權力控制或是過度的干預校務時，容易讓校長表現出偽裝的情緒反應，實則經常

會感到生氣、沮喪、屈從和焦慮等負面情緒，也造成與家長委員之間彼此疏遠的關係，拉大雙方的政治距離。校長如何面對權力的挑戰，乃是未來校長的一大課題。

## 五、物理距離

誠如 Hargreaves (2001) 所指出情緒聯繫的建立需要有接近以及強烈、經常、持續互動之一些措施。家長委員會會議是校長及學校行政與家長會成員面對面對話的主要機制，可惜有多數委員基於各種因素，卻很少出席會議，因此家長會委員與校長互動機會普遍來說是不足的，要提升彼此互動的品質則需要校長主動出擊。

家長會委員多數都只是參加學校重大活動(如校慶)與餐會，家長委員會會議出席者卻很少，雖然輕鬆卻也感覺無奈。反而校長需要主動出擊，最常運用的是電話連繫或是家長會 LINE 群組，也會利用晚上帶著主任到家拜訪。用電話連繫頻率最高也是最快的方式，跟家長會委員說明學校目前的校務規畫與活動，讓他們能夠及時了解校務而不是只有交錢或吃飯而已。(訪 A 校長 1090613)

我最常用的是親自拜訪，接觸聊天拉近彼此的距離，俗話說見面三分情，常見面感情自然容易建立，多聊天比較容易了解家長的需求，對方也能清楚校長的辦學理念，在溝通事情也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其次也用電話，但在電話中看不見對方的表情，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效果卻不見得好。邀請有空的委員們到校喝茶聊天，談談地方社區或家長的意見也是不錯的溝通管道。(訪 F 校長 1090624)

綜合上述訪談，家長會委員與校長之間普遍存在著物理距離的困境，校長面對家長會會議的出席率低有輕鬆之感卻也無奈之矛盾。陳玉玫(2010)與莊文照(2015)的研究皆指出當成員與他人缺乏互動的時間和機會，如只用便條或電話等非面對面的方式，則易導致情緒誤解和疏遠的關係。因此拉近與家長會委員之間的物理距離，全靠校長主動出擊，運用各種模式與家長會委員增加互動的機會，並掌握好時機點以減少彼此情緒疏離之經驗才能事半功倍。

研究結果也發現，家長委員不管其社會文化背景如何，教育理念與否跟校長一致，也不論其是否認同校長的專業性，校長善於運用溝通，加上與家長委員互動情緒上本就容易產生偽裝，表面上並不容易與家長委員拉大彼此的情緒距離。在政治距離上校長雖討厭家長委員透過政治勢力施壓，但為避免事態擴大造成校譽傷害，也會尋求相關的政治勢力管道來減輕對自身或學校的傷害。而國內的相關文獻研究指出（林奕成，2012；陳幸仁，2012；張秀蘭，2012）教師與家長的互動上在社會文化距離並無定論外，家長因關注在學生的學業成就上，會因學生的學業成就低落，而質疑教師的教育理念與專業權威。甚至以此向校長投訴而拉大親師的情緒距離。在物理的情緒距離上，校長比較願意主動出擊，跟家長委員說明學校活動規劃的理念，以取得委員的認同與支持。而教師在與家長的互動上，除了學校的規劃與要求外，如家訪與電訪的比例，其餘與家長互動的作為則比較趨於保守。

##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情緒地理的觀點，針對六位研究參與者做深入的訪談分析，蒐集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經驗與感受，瞭解其所形成的情緒距離的親疏，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一）校長知覺到有良好的互動，並不會因社會文化的差異，皆能夠拉近彼此的社會文化距離；而關注孩子學習有不同的觀點，會影響著校長與家長會委員的親近或疏離的情緒，然而校長也會進行情緒偽裝，所以並不會顯現出疏離的情感。

過去家長總認為把孩子們送到學校以後，便完成了為人父母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並不會花太多的心力去參與學校所規劃的各種活動。研究發現家長會委員的觀念，亦是如此，進入家長會就是要出錢的，認為交了錢就沒事了，其他學生學習就是學校的事。

少子化讓家長更關心孩子的學習，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使得家長權力意識的抬頭，近年來家長會委員也更積極地參與學校事務。校長與委員之間若有較多時間且良好的互動，在情緒上也會有親近的感覺，進而拉近與校長之間的社會

文化距離。但是家長會委員們對於孩子學習重點的關注，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在觀念並非一致，關注點不同也就會產生理念上的差異，進而會影響彼此互動的情緒。因此提醒校長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委員，應了解委員需求並在需要時做好情緒的調整，表現合宜的情緒與態度，以免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與疏離。

- (二) 多數家長會委員都關注於學生的學業成就，校長知覺家長委員的教育理念、價值信念與其產生衝突，容易造成彼此之間道德距離的疏離。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目的在協助孩子的學習與發展。校長與家長會委員或因對孩子的教育目的不同而產生歧見，或又缺乏良好的溝通機制，而無法達到對孩子教育的共識。若能理解教育孩子是家長與學校共同的目標與責任，家長會委員參與學校事務之餘，能多了解學校運作與規劃，雙方共同形塑支持孩子的學習環境，則能拉近彼此雙方的情緒距離。反之校長與家長會委員教育信念相左無法達到教育共識時，雙方會經驗到負面情緒且拉大彼此的道德距離。

- (三) 因學校位置區域的關係，家長會委員對於校長專業能力的認同，會因城鄉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專業距離。

訪談六位校長皆認為本身受過校長專業的培訓，對於學校願景的形塑、校務發展規劃與行政、課程教學的領導都有其專業與權威的地位。偏鄉家長因所處區域多數較為樸實，對學校師長們都較為信任，校長知覺處於偏鄉學校的家長會委員，經由參與學校相關之活動事務，會更清楚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歷程，家長委員對學校產生信任感與校長的互動良好，校長其專業易獲得認同，衍生正面的情緒與親近的專業距離；而處於接近都會區學校的家長會委員，因家長本身接觸更多的社會活動與資訊，對於學校事務活動的規劃會提出更多元的學習需求，來滿足其對孩子學習上的慾望，然而少數會質疑校長的專業能力，而讓校長感覺負面的情緒而產生疏離的情緒距離。

- (四) 委員因為其個人的利益關係，透過民意代表的施壓，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與特權，會擴大與校長間的政治距離。

從微觀政治來看學校的運作，充滿了政治與權力之競逐，尤其是家長在學校中所扮演的角色由「經費捐贈者」，轉變為「校務參與者」，有時在角色的定位還未成熟，造成家長會的運作或是家長委員權力的行使與校長在認知上形

成落差，尤其是透過民意代表或媒體甚至投訴教育處長官，都嚴重影響威脅校長的權威地位，校長對此家長委員也會有負面的印象，更加擴大了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疏離感。本研究發現校長面對與這些委員溝通時，常會表現出偽裝的情緒反應，實則經常會感到生氣、沮喪、屈從和焦慮等負面情緒，彼此之間疏遠的關係會擴大雙方的政治距離。

- (五) 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互動頻率的高低，會影響雙方良好關係的建立；校長主動出擊可拉近彼此的物理距離。

家長會是學校教育的合夥夥伴，擔任家長與學校溝通的重要橋樑。校長與家長會委員的互動通常會因為時間與空間的因素，造成彼此的聯繫是片段而不連續的，容易造成誤解。研究顯示校長主動出擊以電話、拜訪做為溝通的主要媒介，且較為頻繁，雙方比較容易形成親近的情緒距離，也更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受訪校長也表示，教育理念是否一致，是雙方建立親近的情緒距離很重要的基礎，透過面對面的溝通來化解誤會與歧見，才能形成親密的情緒距離。

## 二、建議

- (一) 校長必須了解與家長會委員之間造成彼此情緒距離的原因，才能有利於校務運作順暢。

本研究發現，校長和家長會委員在學生學習的觀點容易造成社會文化和道德上的情緒距離；在行政事務上則易造成專業和政治距離。因此校長必須了解這些情緒距離的形成原因，如增加與家長會委員互動的機會或設置校務交流平臺等，以縮小與家長會委員之間的各種距離，才能有利於校務運作順暢。

- (二) 透過親子活動、講座建立家長對孩子正向的教養態度，使家長會委員皆能抱持正確且積極的教育理念。

從受訪校長的言談中可發現，有些委員較重視學生的學業成就，有些委員則認為「做人」最重要，希望孩子能學會如何與人相處，而不是只有成績。此外，某些委員對待子女的態度與方法也有偏頗，欠缺關心與愛心來教導，導致校長對這類委員存在著相當大的道德距離。學校可透過親職活動或講座來建立家長對孩子正向的教養態度，使家長會委員能抱著正確的教育理念，認同教育與關懷學生是與學校共同的職責，並能協助學校關懷學生的學習與日常行為，

支持並協助宣導校長的教育理念，有家長會作為校長辦學の後盾，便能縮短彼此之間的道德情緒距離，也能落實家長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角色。

- (三) 校長多與家長會委員溝通，澄清委員的疑點，讓委員了解校長的辦學理念，尊重並支持給予校長更大的專業自主空間。

研究發現顯示，校長面對校務發展，應有符合邏輯性的規劃方向與完整校務發展計畫，面對家長會委員會關心學校政策的推動情形，落實溝通以教育專業的素養，讓委員信任校長教育領導的專業性，藉由委員參與學校相關之教育事務，透過活動與溝通，更能深入了解校長的辦學理念，會讓委員對校長建立信任感，尊重並支持給予校長更大的專業自主空間。

- (四) 校長對於學校事件應與家長會委員充分溝通，委員也切莫在未明瞭事件事實之前投訴民意代表或教育處長官。

受訪學校曾經因借用場地而被家長會委員找來民意代表施壓，造成校長負面的情緒反應與壓力，拉大彼此之間的政治距離。校長辦學總難跳脫地方政治的干預，地方民意代表的要求，使得學校不得不賣其面子，少數委員除了向教育處投訴外，也常訴諸於民意代表給予學校壓力，並沒有給學校更多說明的機會。為了防範委員在未明真相之前可能採取的投訴行為，校長平日就應與家長會委員時時互動溝通，使得雙方的溝通多元且順。家長會委員也切莫在未明瞭事件事實與校長立場之前就利用民意代表給予校長壓力，甚至投訴教育處長官，這不僅傷害校長也重創學校的形象。以研究者自身擔任校長的經驗中，家長願意擔任委員多數皆是希望能夠協助學校，讓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但也有極少數則是希望藉由擔任家長委員藉此尋求孩子在學校學習歷程中能夠獲得某些特權，如期待能選擇級任老師，或能獲得老師在學習上更多的關注，或有更多機會能被遴選代表學校出賽選手...，這些期待若無法如願也往往會拉大雙方之間的政治距離。

- (五) 校長可規劃多元的溝通管道，以期能形成學校發展運作的共識。

校長與家長會委員之間在平時需建立互動良好的溝通平台，校長應積極、主動溝通，使彼此教育理念能夠順暢交流，缺乏良好的溝通機制，便會造成雙方之間的誤解與歧見。因此，校長應主動出擊且真心以對，透過多元的溝通管道，如每學期正式的會議、平時非正式的會面談話等，以拉近彼此的物理距離，

對於只交錢卻少參與學校事務的委員主動予以關懷，使雙方互動的信任基礎更加穩固，縮減與委員之間對教育的認知差距，建立彼此間的互信與共識。

(六) 透過密切且頻繁的溝通媒介，與家長會委員建立一致的教育理念，才是拉近各項情緒距離的核心關鍵。

研究顯示，受訪校長多數認為，家長會委員的教育理念是否與校長一致，才是影響雙方互動品質的核心關鍵問題。委員與校長的觀念一致，才能建立更加親近社會文化的距離、道德，專業與政治距離，提供資源協助學校建立更好的學習環境，形塑彼此成為可以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成為學校最有力的合夥人。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江文慈(2004)。實習教師的情緒地圖：社會建構的觀點。**教育心理學報**，36(1)，59-83。
- 任秀媚(1985)。家長參與幼兒學校學習活動對幼兒社會行為之影響。**新竹師專學報**，12，125-180。
- 何瑞珠(1998/1999)。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闡釋。**教育學報**，26(2) & 27(1)，233-261。
- 吳清山(1996)。共創學校與家長會雙贏局面。**北縣教育**，13，14-19。
- 林水木(2003)。多元社會變遷下學校家長會組織運作之展望。**學校行政**，28，125-139。
- 林彥志(2011)。**國民小學校長經營學校公共關係之微觀政治現象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台中市。
- 林明地(1996)。學校與社區關係-從家長參與的理念談起。**教育研究**，51，30-40。
- 林明地(2006)。Nel Noddings 關懷倫理學及其在學校領導的應用。**教育政策論壇**，9(2)，101-130。
- 林明地、梁金都(2014)。國小人員情緒地理的研究：以校長為焦點。**當代教育研究**



季刊，22（4），55-103。

林奕成（2012）。以 Hargreaves 教師情緒地理之架構來探究國小教師與家長互動情況。

**教育學誌**，27，175-220。

林慧蓉（2012）。由情緒地理探究教師專業發展文化之建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

**類**，26（2），87-105。

侯世昌（2007）。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意義與途徑。**研習資訊**，24（2），15-21。

翁芳怡（2019）。一名國中女主任與女校長互動之情緒地理探究。**育達科大學報**，47，49-74。

陳玉玫（2010）。親師互動之教師情緒地理探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35，231-262。

陳幸仁（2008）。家長參與校務決策之微觀政治分析。**國民教育研究學報**，21，91-114。

陳幸仁（2012）。國小教師與家長之情緒距離研究。**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5（2），133-154。

陳幸仁（2018）。國小校長營造社區關係之研究：情緒距離觀點。**教育政策論壇**，21（1），59-91。

陳世育（2014）。家長會對學校發展的意義。**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9），71-72。

陳啟榮（2005）。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議題之評析。**學校行政雙月刊**，36，140-147。

莊文照（2015）。行政人員與教師互動之情緒地圖描繪論述。**教師專業研究期刊**，10，1-31。

黃雯玲（1994）。正視學校與家長會的關係。**師友月刊**，326，57。

張明侃（1998）。桃園縣國民小學家長會參與校務運作之分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台北市。

張秀蘭（2012）。親師溝通之情緒地理探究~國小導師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嘉義縣。

梁金都（2009）。國小校長情緒地圖：以校長和主任的互動為例。**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20，39-71。

葉宗文（2004）。莫教學校淪為教師與家長團體的競技場。**教育論壇（七）：家長參與學校事務面面觀**，7-13。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廖珍（2012）。國小親師互動下的情緒距離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

- 學教學專業發展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嘉義縣。
- 蔡美芳（2016）。**智能障礙教養機構教保員與家長之情緒地理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碩士在職專班，嘉義縣。
- 歐陽閻（1989）。**我國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台北。
- 簡加妮（2001）。**高雄市國民小學家長參與學校事務角色層級及影響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屏東。
- 謝文豪（2000）。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理由、實務，及改進途徑。**花師學報**，11， 21-35。
- 蘇文雄（2016）。**探究師生互動關係中的教師情緒**。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

## 外文部分

- Blase, J. & Anderson, G. L. (1995). *The micropolitics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From control to empowerm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Hargreaves, A. (1998). The emotional politics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With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 315-336.
- Hargreaves, A. (2001). 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teaching.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3, 1056-1080.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Kemper, T. D. (1993). Sociological models in the explanation of emotions. In M. Lewis & J.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41-51). New York: The Guilford.
- Oatley, K. (1993). Social construction in emotions. In M. Lewis & J.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341-352). New York: The Guilford.
- Winograd, K. (2003). The functions of teacher emotion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5, 1641-1673.
- Wood, N. & Smith, S. J. (2004). Instrumental routes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5, 533-548.

# **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Dista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Parent Associations**

Hsin-Jen Chen \*    Hsieh-Feng Hu\*\*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motional distance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incipals and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greaves's theory of emotional geographies.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t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ix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o examine their experience of and feelings abou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and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formed emotional distance and the principals' response strateg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f there was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principals and members of a parents' associati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would not affe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2. If there was a conflict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value beliefs between principals and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the mor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would be easily widened; 3.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rincipal's professional ability by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varies, depending on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 4. The pressure applied by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through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ould enlarge their political distance with principals; 5. The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rincipals and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would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inally, six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principals and members of parents' associations.

**Keywords : emotional geographies; emotional distance; parents' associations**

1<sup>st</sup>: Professor ,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hjchen@ccu.edu.tw

2<sup>nd</sup>: Doctoral student ,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sfread102@gmail.com

